



散文

桐花无言

高玉霞

“桐花最晚开已落，春色全归草满园。”桐花是春天最晚开的花，盛开时，灼灼其华，一簇簇白中带着紫，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整个村庄，山前山后，都笼罩在桐花淡紫般如诗如梦的意境中，美得人挪不开眼。

桐花在乡间，是极普通的树。冬季雪花纷飞，桐花在山坳里，静默无声，与荆棘，与枯草，与静默的土地一起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可一旦开花，就会惊艳世人。那细润油脂的桐花，一簇簇，像白瓷，像风铃，带着一缕缕淡雅的清香，一串串挂在枝头，摇着春的絮语，摇着缱绻浪漫的春心。

然而，随着气温渐升，春风和煦，阳光如泛着金色的小河，轻轻挥洒，风一吹，完成使命的雄花就会扑簌簌落下，一朵接着一朵，时光静溢，花瓣轻曼，一时间竟让人忘却尘世的喧嚣。山野的桐花，盛开时寂静无声，落下时，也寂寂无闻。在这场浩大的春事面前，桐花从不吝惜，盛开时倾心所有，落下时冷寂决绝，没有退缩，从不迟疑，盛开，枯萎，都如同一场浩大的飞雪。

关于桐花，有这样一篇真实的故事。一个女孩儿说，她从来没有看过桐花，身处窘迫正处失业的男孩儿，正百无聊赖，就特意为女孩儿献了一次摩托车，进了一趟山，从遥远的湖南凤凰，为女孩儿拍了他家乡的桐花。看着细润油脂的桐花，一簇簇，像白瓷，精致的惹人怜爱。那一刻，女孩儿觉得世界温柔相拥，心软得像春天的湖水。

女孩儿说，她要写一篇叫《桐花无声》的文章，

有奖征文



感恩天使

丁运时

我的母亲是在市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指点下，治好“顽疾”的，我们至今仍对该院几位不知姓名的好医生、好护士心存感激。

那是两年前，一向身体硬朗的母亲，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晚上躺在床上闭眼，脑部就开始眩晕，用她的话说，“仿佛脑袋里鸡子啄米”，心脏也剧烈跳动，整宿整宿睡不着。白天症状略好，但头昏眼花，四肢乏力，什么事都不能做，持续了一周，她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我们去了几家医院，得知引发眩晕的原因很多，母亲检查做了不少，也吃了一些药，但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要害所在，病情也没有得到根治。有朋友建议我们到市二医院试试，说那里的医生技术不错又很耐心，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决定去市二医院看医生。

一天清晨，我把母亲护送到医院门诊部。虽然只有六点多，但挂心内科的人居然排成了长龙。导诊台的护士态度很好，温柔细心地指点我们排队，还推荐了医院最好的专家。好不容易排上号轮到了我们，护士见母亲年龄大了，就亲自把我们带到专家那儿。这是一位女医生，她态度和蔼，经验丰富。她很平静地询问母亲过往的病史和现在的症状，然后开了三种药，让母亲先吃着试试，并建议我们去做“彩超”。在护士的全程指点和陪同下，母亲顺利地做完了检查，结果各项指标还算正常。

我们满怀希望地取药而归，谁知遵照医嘱服用药物后效果不太明显。医生与我们详细沟通了情况，建议母亲再做一下“核磁共振”，或者去神经内科试试。一语惊醒梦中人。神经内科医生询问病情，稍做检查后，下诊断是脑部缺血、缺氧，但幸好并不严重，无须住院治疗，开了几服药，说坚持服用，应该问题不大。母亲将信将疑吃药，居然奏效，头一次安然入睡，后来渐渐好转。我们只花了百把块钱买药，就治好了母亲痛苦不堪的“顽症”。

都说术业有专攻，有时候一些疑难杂症可能难以一下子对症，但病中的病人更加离不开医护人员的专业和热情，及时调整临床科室、治疗方法，并且寻找到最合适的专家。总而言之，我感谢市二医院的医护人员一直给母亲的鼓劲，增添了我们信心。

征稿要求

- 1.除诗歌外题材不限，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
- 2.文章要求真情实感，见人见事，不要大话、空话、套话，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
- 3.投稿邮箱:420918118@qq.com。
- 4.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500元。
- 5.活动时间: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

随笔

一墙之隔

贺有德

三面靠着青山，前面紧临绿水，地势步步高升。一位风水先生说，这里是块风水宝地。

一所上了规模的民办学校就坐落在这块风水宝地，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复读部，一条龙，全覆盖，又环环相扣：小升初，初升高，高考不理想再复读——不能不说，办学者有智慧。

离校门不远，收发室，医务室，商店，书店，紧挨着一字排开，彼此仅一墙之隔。

收发室医务室说忙不忙，说闲不闲。商店和书店对比鲜明，商店生意红火，日用品和零食为主打，方便而走俏，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小学、初中、高中三部学生蜂拥而来，店里挤的，店外坐的，热闹得很；老板娘雇了三个伙计，有时忙不过来，还得自己上。书店生意清淡，偶尔有人来也是走马观花，一晃不见了，很多时候，书店里就老板娘一个人。

商店只有上课时间才清静。这时候，老板娘满意地四面看看，然后惬意地躺在专用躺椅上，悠闲地玩起了手机。有时也会与书店老板娘扯淡，一个劲地叫苦叫累，羡慕书店老板娘轻松。书店老板娘回应“我做的亏本生意”，然后一声叹息……

在上规模的校园里开书店，老板娘有眼光。始料未及的是：现在的学生，学习资料大多老师指定，学生或家长直接去指定书店购买；更直接的，统一订购，然后快递，书店忽略不计……学习资料之外，课外书禁止看（其实学生没时间也没兴趣看），学生几乎不用进书店了，书店能不冷清？

在这里，物资食品，胜过精神食粮，有点不和谐。

商店生意红火，书店生意冷清，仅仅一墙之隔，那堵墙很厚，似乎无法打通；如一道分水岭，似乎无法逾越。

每次从商店书店门前走过，看到那两道极不和谐的“景观”，总会停下脚步。商店，几乎挤不进去；书店，本是极好去处。几

子上小学初中时，我们常去市中心的“诺贝尔书店”看书，我看文学期刊，儿子则顺其自然，感觉挺好的……这家书店，学习资料、文学期刊有，网络小说都不缺。曾经进去过几次，老板娘很热情，我本“书虫”，每次都礼节性地买过几次文学期刊……

小时候，书店去得多，商店却去得极少。现在想想，挺有意思。

那时候，生活理想是温饱。商店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去得花钱，钱从哪来？都在为温饱奋斗中，最缺的是钱！小孩子买零食？几乎没这个概念。方便面，也还没有面世，城里乡下都见不到。去书店不同了，不买书也听尊便；不买书，只看书，也没人责怪你。只可惜乡下没有书店，镇上才有，每次随大人上街，可以过把瘾。父亲是村里唯一上过私塾的，喜欢看报；受父亲影响，或者说遗传，我也喜欢看报，至今如此。我们上街次数明显比村里人多。那时候觉得：书店是个好地方，家里开书店挺好的。

当时镇上就一家书店，书店隔壁是商店，印象里，来书店的人比去商店的多。相对而言，去商店买货贵，花钱自然多，而书店里卖的书、文具、作业本都很便宜……

风水轮流转。最近新规出炉——幼儿园、中小学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这一次，轮到商店老板娘“一声叹息”了，好几天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清货、搬走……几乎与此同时，书店出现转机：全市中小学生学习活动进校园，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全覆盖；形式多样，来势喜人，有星火燎原之势。书店与学校紧密配合，生意红火，几乎之前商店不相上下，老板娘自然忙了，自然笑了……

上面来人检查，商店撤了，书店火了，来人笑了，禁不住感慨：这里真是宝地，真是宝地啊！

香香的树

朱洁



我虽然从小学美术，但从来都不善于观察。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找谁玩，上哪玩，玩什么？我习惯关注各式各样的人，特别是可能成为玩伴的小孩，却习惯忽视身边的事物。好比小学三年级我参加学校美术课外小组画小鸡、小羊，在那张纸上，它们都长着四条腿。我的美术老师看了后无奈地摆脑袋，然后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需要走进大自然，认真地观察世界。

在我眼里，香樟也像那只“小鸡”一样。我几乎每天同它见面，但从视而不见。香樟是南方的乡土树种，身影遍布湖南的大街小巷和乡野山村。物以稀为贵，好东西自然是卑贱的，再加上它没有好看的花，没有缤纷的叶子，普通的树种、普通的长相，于是在我眼里就再普通不过了。

但香樟一直陪着我们。小时候，我家住在妈妈单位。那是一所小学，400米跑道被几条小道包围，小道两边种着大小不一的树木，有茶树、杉树、铁树，但最多的是香樟。可能是因为香樟枝繁叶茂，树冠开展，孩子们最喜欢在树荫下玩耍，跳房子、跳皮筋、躲猫猫、扮家家、抓人。

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它带来的清凉，却始终无视它，直到一个盛夏的午后。那天，太阳特别毒，我们几个小孩在树下扮家家。玩的是医生和病人的游戏，我和同龄的小伙伴当医生、护士，比我们小的自然只能当病人。我装模作样地给他们“看病”，“打针”，然后“配药”。拿什么当“药”呢？我环顾四周，看到地下落了些圆形的紫色香樟籽，便捡来几颗放在面前，随手又找来一块石头把它们捣碎，然后把那堆混合着灰尘和泥巴的“药渣”敷在“病人”的“患处”。

“姐姐，这个‘药’好香哟……”“小病人”边嗅“草药”边对我说。是吗？我也闻闻自己的手。嗯，真的香香的，不很浓烈，但蛮清新。那种味道，正好驱除夏日午后的困倦。

孩子的脑袋装着十万个为什么。我仰头看到树上还挂着许多绿色的籽，便爬上树摘下几粒，用指甲戳破它们，再挤出些汁水闻，发现这绿色的籽和之前紫色的籽香味差不多。我还不甘心，于是又扯下几片叶子，把叶子折断，用手指按几下折断的边角，再将沾了叶子汁液的指头送到鼻孔处。天，叶子也是那个味道！探索还没结束，我继续用早已污垢满满的指甲抠了抠那粗糙凹凸的树皮。哎哟，疼死我了，但我因此证实，它真是一棵香樟树，从果子到叶子到树皮，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香的！

我第一次“看到”了香樟。从此，每次

从它身边经过，我都会捡一粒籽或是一片落叶去闻，然后广而告之身边人。“这可是一棵香樟树，不信你闻……”

大学毕业，我来到株洲工作，发现天元区很多道路的两旁也种着香樟。那时候，它们很小，所以每到夏天，我总是怀念老家浓荫蔽日的香樟。在巨大的蘑菇伞底下，太阳再大也不用怕，人们照样可以出街纳凉，而不像这边只能在家吹空调。

我盼着它们长大，不想它们却长得如此迅速。都说十年树木，但5年不到，那一排行曾经的小个子，竟然一株株雄伟壮观起来了。它们的枝叶可以在空中彼此握手了。它们容易在天元区也能享受凉爽的绿荫了，不料2008年初冰灾来袭。

株洲从未遭遇过这么久的冰雪，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适应暖湿气候的香樟也一时不知所措。在单位和小区附近的道路两旁，我看到地上铺满了被压断的枝桠，那些刚刚枝繁叶茂的香樟，被冰雪、冻雨压制得就快喘不过气来了。

在那漫长的20多天里，它们每天颓废一点，枯槁一些，叶子要不被摧残掉落，要不衰弱地耷拉着。好多人说，它们不行了……

我们终于等来了春天，但那些香樟还是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而且那般衰弱的样子大概持续了两三年。

那几年，我始终关注着它们。会死掉吗？不会吧！但为什么还是这样呢？又过了几年，我发现它们恢复了往日的帅气，躯干、树冠又开始疯长起来。我终于心安了……

这几年疫情磨人，但每到最困难的时候我都会看看路上的樟树，它们依然开枝散叶……是啊，一切总会过去的。

历经成长的人也会改变。我也不再是那个只关注人类的小孩了，身边的草木，一年一轮，花开花落，果生果长在在我眼里。我常拿出手机拍拍它们，毕竟，每个变化潜藏的台词都是“又是新的一年了”。

我才发现，原来四季常青的它也有缤纷的叶子。它很体贴，在最寒冷的冬季，绝大部分树木凋零之时，为世界留了一头茂盛的绿发；待到春天，万物新生，那些过了冬的叶子才渐渐变红，然后被一阵阵春雨打落。但春天谁又在乎缤纷的落叶呢？人们的眼睛早已在万紫千红上、浓稠绿色里。

我也更加细致观察着不再普通的香樟。我才知道，原来它也开花。虽不如桃花、樱花热烈灿烂，小小白白的藏匿在茂盛的枝叶中，却和浑身的香气一样，清冽好闻。等到仲春、暮春时节，一大片一大片的香樟花散发出近似米兰的幽香。

我从它身边经过，忍不住多吸几口气，真的喜欢你，香香的树……

06

株洲日报

文苑

2023年5月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诗歌

短章(组诗)

荆卓然

石榴树

石榴树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暖在我的心尖

春天露出粉红色的笑脸
陪我上小学
夏天结出青涩的果子
陪我上初中
秋天捂着满肚子心事
陪我进入家门

蜜蜂

放假回家
故乡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

就连蜜蜂的声音
都像勤劳的母亲
在轻唤我的乳名

凋零

青春头上的白发
我心中的皱纹
爱芭鲜花的枯萎
爱情带来的疼痛
已经化成一树枯黄

凋零不是秋天的专利
春天的凋零
凋零的春天
最让人伤心

风中的树叶

找不见了父亲 亦找不见母亲
只有天空 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青春过 浪漫过 也痛苦过
最终会落地生根 变为尘土

人啊 认真过好每一天吧
善待自己 宽容别人
化为尘埃也是幸福的表情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又下雨了

母亲的乳汁
滋润着我

还要下多少场雨
我才能
发芽 开花 结果

漂木

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只知道起跑线
不知道终点

没有方向 没有时间
一路起起伏伏
一路磕磕绊绊

尽管前方有惊涛骇浪 悬崖万丈
也无怨无悔 勇往直前